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元史卷一百

五十九至
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三十八史部

元史卷一百五十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六

宋子貞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也性敏悟好學工詞賦弱冠領薦書試禮部與族兄知柔同補太學生俱有名於時人以大小宋稱之金末潞州亂子貞走趙魏間宋將



彭義斌守大名辟為安撫司計議官義斌歿子貞率衆歸東平行臺嚴實實素聞其名招置幕府用為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先是實每令人請事于朝托近侍奏決不經中書因與丞相耶律楚材有違言子貞至勸實致禮丞相通慇懃凡奏請必先咨稟丞相喜自是交懽無間實因此益委信子貞太宗四年實戍黃陵金人悉力來攻與戰不利敵勢頗張曹濮以南皆震有自敵中逃歸者言釜兵且大至人情恟懼子貞請於實斬揚言者首

以令諸城境內乃安汴梁既下飢民北徙餓殍盈道于
貞多方賑救全活者萬餘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引見周
給且薦用之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與之
同列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
七年太宗命子貞為行臺右司郎中中原略定事多草
創行臺所統五十餘城州縣之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
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專以掊克聚斂為能官吏相與
為貪私以病民子貞倣前代觀察采訪之制命官分三

道糾察官吏立為程式與為期會黜貪墮獎廉勤官府始有紀綱民得蘇息東平將校占民為部曲戶謂之脚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請罷歸州縣實初難之子貞力言乃聽人以為便實卒子忠濟襲爵尤敬子貞請于朝授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子貞作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晷王磐為教官招致生徒幾百人出粟贍之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為之一變歲己未世祖南伐召子貞至濮問以方略對曰本朝

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
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世祖善
其言中統元年授益都路宣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
尚書時新立省部典章制度多子貞裁定李壇叛據濟
南詔子貞參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子貞單騎至濟南觀
壇形勢因說丞相史天澤曰壇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
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絕不攻自破矣議與天
澤合遂擒壇子貞還上書陳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

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

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材不厭人望乞選公庶有才德者

為之今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

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

年一貢舉有旨命中書次第施行之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

世襲遣子貞與左丞相耶律鑄行山東遷調所部官還

授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請班俸祿定職田從之俄

拜中書平章政事復陳時務之切要者十二策帝頗悔用

子貞晚未幾以年老求退帝曰卿氣力未衰勉為朕留措
置大事俟百司差有條理聽卿自便三年十一月懇辭
乃得請特勅中書凡有大事即其家訪問子貞私居每聞
朝廷事不便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心卒
年八十一始病家人進醫藥却之曰死生有命吾年踰八
十何以藥為病危諸子請遺言子貞曰吾平生教汝者不
少今尚何言耶子渤字齊彥有才名官至集賢學士

商挺

高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焉
父衡僉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戰死挺年二十四汴京破
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遊東平嚴實聘為
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挺為經歷出為曹州判官未
幾復為經歷贊忠濟興學養士癸丑世祖在潛邸受京
兆分地聞挺名遣使徵至鹽州入對稱旨字而不名間
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壇城朐山東平當餽米萬石東
平至朐山率十石致一石且車淖于雨必後期後期罪

死請輸沂州使鹽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
從楊惟中宣撫關中挺為郎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
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挺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
卑出淹滯定規程立簿責印楮幣頒俸祿務農薄稅通
其有無期月民乃安誅一大猾羣吏咸懼且請減關中
常賦之半明年惟中罷廉希憲來代陞挺為宣撫副使
丙辰徵京兆軍需布萬尺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稱
是輸平涼軍期迫甚郡人大恐挺曰他易集也運米千

里妨我蠶麥鄙長王姓者平涼人也挺召與謀對曰不煩官運僕家有積粟請以代輸挺大悅載價與之他輸亦如期復命兼治懷孟境內大治丁巳憲宗命阿勒達爾會討河南陝右戊午罷宣撫司挺還東平憲宗親征蜀世祖將趨鄂漢軍于小濮召問軍事挺對曰蜀道險遠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憲宗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防奸詐文謙急追及言之世祖大悟罵曰無一

人為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未
幾額呼布格之使至軍中執而斬之召挺北上至開平
挺與廉希憲密贊大計世祖既即位挺奏曰南師宜還
扈乘輿西師宜軍便地從之以廉希憲及挺宣撫陝蜀
中統元年夏五月至京兆哈喇布哈者征蜀時名將也
渾都海嘗為之副時駐六盤山以兵應額呼布格挺謂
希憲曰為六盤有三策悉銳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
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

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於是與希
憲定議令巴崇汪良臣發兵禦之事具希憲傳六盤之
兵既北而阿勒達爾自和林引兵南來與哈喇布哈琿
塔哈遇於甘州哈喇布哈以語不合引其兵北去阿勒
達爾遂與琿塔哈合軍而南時諸王哈坦率騎兵與巴
崇汪良臣兵合乃分為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
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
巴崇直擣其前哈坦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

殺阿勒達爾琿塔哈事聞帝大悅曰商孟卿古之良將也改宣撫司為行中書省進希憲為右丞挺為僉行者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繫前降宋者數百人來歸軍吏請誅以戒挺盡奏而釋之興元判官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挺與希憲于朝帝召挺便殿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效而毀言曰至豈同寅有沮卿者耶抑位高而志怠耶比年論王文統者甚衆卿獨無一言挺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為人嘗與趙

璧論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
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以歸已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
敢請就戮挺既出帝顧駙馬呼喇珠樞副哈達等數挺
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嘆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
若此誰復為朕戮力耶卿等識之四年賜金符行四川
行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建議史事附修
遼金二史宜令王鶚李治徐世隆高鳴胡祗遒周砥等
為之甚合帝意二年分省河東俄召還三年帝留意經

學挺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年同僉樞密院事七年遷僉書八年陞副使數軍食定軍官品級給軍吏四千人屯田開墾三萬畝收其穫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去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財力相資合出一軍九年封皇子莽噶拉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挺為王相十四年詔王北征王命挺曰關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張之挺曰延安民兵數千宜使李呼喇濟練習之以備不虞未幾圖

魯叛以延安兵應敵果獲其力挺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為置酒嘉納王薨王妃使挺請命于朝以子阿南達嗣帝曰年少祖宗之訓未習卿姑行王相府事初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與王相趙炳構隙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六盤獄以死朝廷疑擅殺之執琮叔雲鞠問伏辜事具趙炳傳初無一毫及挺惟王府女奚楚徹以預二郭謀臨刑望以求生始有曖昧語連

挺及其子璪帝怒召挺拘炳家璪下獄帝命趙氏子曰
商孟卿老書生可與諸儒讞其罪吏部尚書青陽夢炎
以議勲奏曰臣宋儒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之過否
帝不悅曰是同類相助之辭也符寶郎董文忠奏曰夢
炎不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久
曰其事果何如對曰臣目未覩耳固聞之殺人之謀挺
不與也帝默然十六年春有旨挺不可全以無罪釋之
籍其家是冬始釋挺及璪二十年復樞密副使俄以疾

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父冤挺又被繫百餘日乃釋
二十五年帝問中丞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幾何對曰
八十帝甚惜其老而嘆其康強是歲冬十有二月卒有
詩千餘篇尤善隸書延祐初贈推誠協謀佐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諡文定子五人琥璘
瑋璘琦琥字台符至元十四年以姚樞許衡薦拜江南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建康成卒有利湯氏財者投戈于
其家誣為反具琥知其冤罪誣者而釋之華亭蟠龍寺

僧思月謀叛被擒其黨縱火來劫民大擾琥亟誅其魁
文法吏責琥擅誅行臺中丞張雄飛曰江南殘毀之餘
盜賊屢起顧尚循常例安用憲臺為哉吏議遂屈都昌
妖賊杜辛一僭號倡亂行臺檄琥按問械繫脅從者盈
獄琥悉以誑誤縱遣之黨與竄伏者猶衆琥揭榜招徠
不三日雲集二十七年徵拜中臺監察御史屬地震琥
上書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
弭也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又言為國之道在立法任

人二者而已法不徒立須人而行人不濫用惟賢是擇
因舉天下名士十餘人帝從之皆召用待以不次三十
年遷國子司業卒有彝齋文集塘字禮符仕為右衛屯
田千戶歲餘謝病侍親時年纔三十三後還鄉里築室
曰晦道堂蓋取七世祖宗弼宋仁宗時為太子中舍人
年五十掛官所築堂名也琦字德符大德八年成宗召
備宿衛仁宗在東宮奏授集賢直學士調大名路治中
不赴皇慶元年授集賢侍講學士延祐四年陞侍讀官

通奉大夫賜鈔二萬五千貫泰定元年遷秘書卿病歸卒琦善畫山水嘗使蜀持平守法秋毫無私

趙良弼

趙良弼字輔之女直人也本姓兆嘉以音訛為趙家因以趙為氏父慤金威勝軍節度使謚忠閔慤長子良貴嵩汝招討使良貴子謹許州兵官慤從子良材守太原俱死事良弼明敏多智略初舉進士教授趙州世祖在潛藩召見占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良弼為幕長

邢久不得善吏且當要衝使者旁午民多逃去良弼區
畫有方事或掣制則請諸藩邸再閱歲凡六往返所請
無不從托克托以斷事官鎮邢其屬要結罪廢者交搆
嫌隙動相沮撓世祖時征雲南良弼馳驛白其事遂黜
托克托罷其屬邢大治戶口增倍世祖在潛藩時分地
在關陝奏以廉希憲商挺宣撫陝西以良弼參議司事
阿勒達爾當國憚世祖英武讒于憲宗遂以阿勒達爾
為陝西省左丞相劉太平參知政事鈞校京兆錢穀燬

煉羣獄死者二十餘人衆皆股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懇款二人卒不能誣故宣撫司一無所坐己未七月世祖南征召參議元帥事兼江淮安撫使親執桴鼓率先士卒五戰皆捷焚焚廬舍殺降民所至宣布恩德民皆按堵既渡江攻鄂州聞憲宗崩世祖北還良弼陳時務十二事言皆有徵至衛遣如京兆察訪秦蜀人情事宜不踰月具得實還報曰宗王穆格無他心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瑄塔哈屯軍六盤士馬精強咸思北歸恐

事有不意搆埒總秦川蒙古諸軍多得秦蜀民心年少

鷙勇輕去就當寵以重職疾解其兵柄劉太平霍魯懷

今行尚書省事聲言辦集糧餉陰有據秦蜀志伯嘉努

劉黑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其言皆見

采用庚申良弼凡五上言勸進曰今中外皆願大王早

進正宸以安天下事勢如此豈容中止社稷安危間不

容髮世祖嘉之既即位立陝西四川宣撫司復以廉希

憲高挺為使副良弼為參議良弼先行謀諸斷事官巴

崇曰今琿塔哈日夜思北歸耨埒遷延不即行當先遣使奉上旨促耨埒入朝劉太平速還京兆巴崇從其議至則耨埒果移營將入涇劉太平將趨六盤聞命乃止後琿塔哈果叛北歸良弼與汪惟正劉黑馬二宣撫決議執琿塔哈黨元帥奇爾台布哈密喇卜和卓誅之希憲挺慮有擅殺名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囚以俟報臣竊以為張皇不便宜急誅之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若上怒希憲等願

使者即出此奏帝竟不問使者以奏白政府咸以良弼
為長者陞參議陝西省事蜀人費寅以私憾誣廉希憲
商挺在京兆有異志者九事以良弼為徵帝召良弼詰
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
意不釋會平李璫得王文統交通書益有疑二臣意切
責良弼無所不至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帝意
乃解費寅卒以反誅至元七年以良弼為經略使領高
麗屯田良弼言屯田不便固辭遂以良弼奉使日本先

是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於是良弼請行
帝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秘書監以行良弼奏臣
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雖死絕域
無憾矣帝從其請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
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刃來
攻良弼捨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
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
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

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頗錄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

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十年五月良弼至自日本
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日
本三問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觀其民俗狼勇嗜殺不
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
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
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
擊便帝從之十一年十二月以良弼同僉書樞密院事
丞相巴延伐宋良弼言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

錢唐後訖如其計又言宋亡江南士人多廢學宜設經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姦吏卒皆用其議帝嘗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奕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良弼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尚何如耳尚詩賦則人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從之良弼屢以疾辭十九年得旨居懷孟良弼別業在溫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為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

素示不忘本也或問為治良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必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二十三年卒年七十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國公諡文正子訓陝西平章政事

趙璧

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世祖為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視其試

服不稱輒為損益寵遇無與為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
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壁授儒書勅壁習國語譯
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壁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憲
宗即位召壁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
尤不善者憲宗不悅壁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
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一日斷事官伊囉幹齊持其印
請于帝曰此先朝賜臣印也今陛下登極將仍用此舊
印抑易以新者耶時壁侍旁質之曰用汝與否取自聖

裁汝乃敢以印為請耶奪其印置帝前帝為默然久之
既而曰朕亦不能為此也自是伊囉幹齊不復用壬子
為河南經略使河南劉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
賂之得所請而後行咸呼之為翁其黨董主簿尤恃勢
為虐強取民女有色者三十餘人壁至按其罪立斬之
盡還民女劉大驚時天大雪因詰壁相勞苦且酌酒賀
曰經略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為瑞應壁曰如董主簿比
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復敢

出語歸臥病而卒時人以為懼死己未伐宋為江淮荆湖經略使兵圍鄂州宋賈似道遣使來願請行人以和壁請行世祖曰汝登城必謹視吾旗旗動速歸可也壁登城宋將宋京曰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足兩各二十萬壁曰大軍至濮州時誠有是請猶或見從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賈制置今焉在耶壁適見世祖旗動迺曰俟他日復議之遂還憲宗崩世祖即位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慰使時供給蜀軍府庫已竭及用兵

北邊壁經畫饋運相繼不絕中書省立授平章政事議
加達爾罕之號力辭不受二年從北征命還燕以平章
政事兼大都督領諸軍是年始製太廟雅樂樂工党仲
和郭伯達以知音律在選中為造偽鈔者連坐繫獄壁
曰太廟雅樂大饗用之聖上所以昭孝報本也豈可繫
及無辜而廢雅樂之成哉奏請原之三年李璫反益都
從親王哈必齊討之璫已據濟南諸軍乏食壁從濟河
得粟及羊豕以饋軍軍復大振至元元年官制行加榮

祿大夫帝欲作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璧為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六年宋守臣有遣間使約降者帝命璧詣鹿門山都元帥阿珠營密議命璧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宋將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艘自武昌遡流入援襄陽時漢水暴漲壁據險設伏待之貴果中夜潛上壁策馬出鹿門行二十餘里發伏兵奪其五舟大呼曰南船已敗我水軍宜連進貴懼不敢動明日阿珠至領諸將渡江西追貴騎

兵壁率水軍萬戶解汝楫等追貴舟師遂合戰於虎尾
洲貴大敗走士卒溺死甚衆奪戰艦五十擒將士三百
餘人高麗王植為其臣林衍所逐帝召壁還改中書左
丞同國王特訥克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聚兵平壤時
衍已死壁與王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有年矣外雖卑
辭臣貢內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
雖死王實無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國于古京可以
安兵息民策之上者也因遣使以聞帝從之時同行者

分高麗美人璧得三人皆還之師還遷中書右丞冬祀
太廟有司失黃幔索得於神庖竈下已甚汙弊帝聞大
怒曰大不敬當斬璧曰法止杖斷流遠其人得不死十
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三年卒年五十大德三年贈大司
徒謚忠亮子二人仁榮同知歸德府事仁恭集賢直學
士孫二人崇郊祀署令弘左藏庫提點

元史卷一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六千五百三十九史部

元史卷一百六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七

王磐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萬石王家父禧金末入財佐軍興補進義副尉國兵破永年將屠其城禧復罄家貲以助軍費衆賴以免金人

遷汴乃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
學于郟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晝為朝暮食年二十
六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
自是大肆力於經史百氏文辭宏放浩無涯涘及河南
被兵磐避難轉入淮襄間宋荆湖制置司素知名辟為
議事官丙申襄陽兵變乃北歸至洛西會楊惟中被旨
招集儒士得磐深禮遇之遂寓河內東平總管嚴實興
學養士迎磐為師受業者常數百人後多為名士中統

元年即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居頃之以疾免李壇素
重磐以禮延致之磐亦樂青州風土乃買田泲河之上
題其居曰鹿菴有終焉之意及壇謀不軌磐覺之脫身
至濟南得驛馬馳去入京師因侍臣以聞世祖即日召
見嘉其誠節撫勞甚厚壇據濟南大軍討之帝命磐叅
議行臺事壇平遂挈妻子至東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同
修國史出為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衡水縣達魯噶齊
孟古岱貪暴不法縣民苦之有趙清者發其罪既具伏

矣適初置監司其妻懼無以滅口召家人飲酒至醉以利啗之使夜殺清清逃獲免乃盡殺其父母妻子清訴諸官權要蔽孟古岱不為理又欲反其具獄磐竟奏置諸法籍其家貲以半給清郡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有不時償者輒置獄于家拘繫榜掠其人且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麾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捽下箠之數十時府治寓城上即擠諸城下幾死郡人稱快未幾蝗起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為不足欲牒鄰

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不為動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盡滅使者驚以為神復入翰林為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為甚至稅人白骨宜罷去以蘇民力由是運司遂罷阿哈瑪特諷大臣請合中書尚書兩省為一拜右丞相安圖為三公陰欲奪其政柄有詔會議磐言合兩省為一而以右丞相總之寔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既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其

議遂沮遷太常少卿乞致仕不允時宮闕未建朝儀未立凡遇稱賀臣庶雜至帳殿前執法者患其譁擾不能禁磐上疏曰按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闌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進其越次者殿中司糾察定罰不應入而入者準闌入罪庶朝廷之禮漸可整肅於是儀制始定曲阜孔子廟歷代給民百戶以供灑掃復其家至是尚書

省以括戶之故盡收為民磐言林廟戶百家歲賦鈔不
過六百貫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宇萬里財
賦歲億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於府
庫所益無多其損國體甚大時論韙之帝以天下獄囚
滋多勅諸路自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秋八月悉來京
師聽決囚如期至帝惻然憐之盡原其罪他日命詞臣
作詔戒諭天下皆不稱旨意磐獨以縱囚之意命辭帝
喜曰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乃能為朕言之嘉獎不

已取酒賜之再乞致仕不允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帝遣近臣問磐磐言衡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糜廩祿有所不安耶宜增益生員使之施教則庶幾人才有成衡之受祿亦可少安矣詔從之磐移疾家居帝遣使存問賜以名藥磐嘗於會集議事之際數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才力閔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今人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恥朝廷亦不以為非甚不可也至

是以疾請斷月俸毋給自秋及春堅乞致仕帝遣使慰
諭之曰卿年雖老非任劇務何以辭為仍詔祿之終身
併還所斷月俸磐不得已復起時方伐宋凡帷幄謀議
有所未決即遣使問之磐所敷陳每稱上意帝將用兵
日本問以便宜磐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
取之若復分力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
圖之未晚也江南既下磐上疏大略言禁戢軍士選擇
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銷弭寇盜其

言要切皆見施行朝議汰冗官權近私以按察司不便
欲併省之磐奏疏曰各路州郡去京師遙遠貪官汙吏
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為之申理若指為冗
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
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
官京畿州縣尚有弗及況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
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與管民官常
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罷朝

廷錄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磐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為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

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為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閱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磐以年老累乞骸骨丞相和爾果斯為言詔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皇太子聞其去召入宮賜食慰問良久之日公卿百官皆設宴以餞明日皇太子賜宴聖安寺公卿百官出送麗澤

門外搢紳以為榮磐無子命其壻著作郎李穉賓為東
平判官以便養每大臣燕見帝數問磐起居狀始終眷
顧不衰磐資性剛方閑居不妄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
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稱之雖權倖側目弗顧也阿哈
瑪特方得權致重幣求文于碑磐拒弗與所薦宋銜雷
膺魏初徐琰胡祗適孟祺李謙後皆為名臣年至九十
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贈端貞雅亮佐治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洛國公諡文忠

王鶚

王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曾祖成祖立父琛鶚始生有大鳥止於庭鄉先生張大淵曰鶚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因名之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授應奉翰林文字六年授歸德府判官行亳州城父令七年改同知申州事行蔡州汝陽令丁母憂天興二年金主遷蔡詔尚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為之右丞完顏仲德曰

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名見惜擢用
之晚起復授尚書省右司都事陞左右司郎中三年蔡
陷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救之輦歸館于保州甲辰
冬世祖在藩邸訪求遺逸之士遣使聘鶚及至使者數
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
物之變每夜分乃罷世祖曰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
異日不能行之耶歲餘乞還賜以馬仍命近侍庫庫柴
禎等五人從之學繼命徙居大都賜宅一所嘗因請見

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京錫焚葬汝水之傍禮
為舊君有服願往葬祭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
沒設具牲酒為位而哭庚申世祖即位建元中統首授
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至元元年加資善
大夫上奏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
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
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亡宜
置局纂修實錄附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

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開創之後設內
外學士院史冊爛然號稱文治堂堂國朝豈無英才如
唐宋者乎皆從之始立翰林國史院鶚遂薦李治李昶
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有
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可任宰相者時阿
哈瑪特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助之衆知其非莫敢
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即欲舉任
此人為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振袖而起奸計為之中止

五年乞致仕詔有司歲給廩祿終其身有大事則遣使就問之十年卒年八十四諡文康鷲性樂易為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為先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非為己之學也著論語集義一卷汝南遺事二卷詩文四十卷曰應物集無子以壻周鐸子之綱承其祀之綱官至翰林侍講學士

高鳴

高鳴字雄飛真定人少以文學知名河東元好問上書

薦之不報諸王錫里庫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三輩召之鳴乃起為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即薦為彰德路總管世祖即位賜誥命金符已而名為翰林學士兼太常少卿至元五年立御史臺以鳴為侍御史風紀條章多其裁定尋立四道按察司選任名士鳴所薦居多時論咸稱其知人天下初定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母為員外置人也七年議立三省鳴上

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
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
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
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
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
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
一省便世祖深然之議遂罷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
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今天下上死

因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速止之嗚每以敢言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齊爾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大官酒肉慰勞之其見敬禮如此九年遷吏禮部尚書十一年病卒年六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李治

李治字仁卿真定藥城人登金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

辟知鈞州事歲壬辰城潰治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聚書環堵人所不堪治處之裕如也世祖在潛邸聞其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哈達及布哈何如對曰二人將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儼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

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寔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才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鷄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將見集於明廷矣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

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
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
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
天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
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
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
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
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為幸

矣又問昨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震為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省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為休矣世祖嘉納之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衆及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治以老病懇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

就職暮月復以老病辭去卒于家年八十八所著有敬齋文集四十卷壁書藜削十二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難四十卷測圓鏡海十二卷益古衍疑三十卷

李昶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推恩授彭城簿志壹鬱不樂遂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及第閱計偕之士無之時昶年十六已能為程文乃更其名曰彥

興定二年父子廷試昶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
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時人以此向歆而世
弼遂不復仕晚乃授東平教授以卒昶穎悟過人讀書
如夙習無故不出戶外鄰里罕識其面初從父入科場
儕輩少之譏議紛紜監試者遠其次舍伺察甚嚴昶肆
筆數千言比午已脫藁釋褐授徵事郎孟州溫縣丞正
大改元超授儒林郎賜緋魚袋鄭州河陰簿三年召試
尚書省掾再調漕運提舉國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

臺巖實辟授都事改行軍萬戶府知事實卒子忠濟嗣

陞昶為經歷居數歲忠濟怠於政事貪佞抵隙而進昶
言於忠濟曰比年內外裘馬相尚飲宴無度庫藏空虛
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閣下接納正士
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朴素損騎從省宴游雖不能救已
然之失尚可以弭未然之禍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度寢
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不許俄以父憂去官
杜門教授一時名士若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歲

己未世祖伐宋次濮州聞昶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
昶上疏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為
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為對世祖嘉納之明
年世祖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昶知無不言眷遇益
隆時徵需煩重行中書省科徵稅賦雖逋戶不貸昶移
書時相其略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上龍飛首頒明
詔天下之人如獲更生拭目傾耳以俟太平半年之間
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

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十六七
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
不以撫字安集為心惟事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上
擢賢更化之意哉於是省府為蠲逋戶之賦中統二年
春內難平昶上表賀因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儆戒禍
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
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
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恒以北征宵旰之

勤永為南面逸豫之戒世祖稱善久之世祖嘗燕處望見昶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會嚴忠濟罷以其弟忠範代之忠範表請昶師事之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昶條十二事剷除宿弊至元元年遷轉之制行減併路府州縣官員於是謝事家居五年起為吏禮部尚書品格條式選舉禮文之事多所裁定議大政宰相延置上座傾聽其說六年姦臣阿哈瑪特議陞制國用使司為尚書省昶請老以

歸七年詔授南京路總管兼府尹不赴八年授山東東

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未幾致仕二十

二年昶年已八十三復遣使徵之以老疾辭賜田千畝

二十六年卒年八十有七昶嘗集春秋諸家之說折中

之曰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早年讀語孟見先儒之失

考訂成編及得朱氏張氏解往往脗合其書遂不復出

獨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已見為孟

子權衡遺說五卷

劉肅

劉肅字才卿威州洛水人金興定二年詞賦進士嘗為尚書省令史時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僧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置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賊殺之冤金主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辯折冤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辯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為汝具奏辯折之奏入金主悟囚得不死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以

牛多寡為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畜繁者不加賦民遂
殷富瀕淮民有竄入宋境籍為兵而優其糧間有歸者
頗艱於衣食時出怨言曰不如渡淮告者以謀叛論肅
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難往也口雖言而心無
實準律當杖八十奏可繼擢戶部主事金亡依東平嚴
實辟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又改行軍萬戶府經歷東
平歲賦絲銀復輸綿十萬兩色絹萬匹民不能堪肅贊
實奏罷之庚子世祖居潛邸以肅為邢州安撫使肅與

鐵冶及行楮幣公私賴焉中統元年擢真定宣撫使時
中統新鈔行罷鈔銀不用真定以銀鈔交通于外者凡
八千餘貫公私囂然莫知所措肅建三策一曰仍用舊
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鈔中書從
其第三策遂降鈔五十萬貫二年授左三部尚書官曹
典憲多所議定未幾兼商議中書省事三年致仕給半
俸四年卒年七十六肅性舒緩有執守嘗集諸家易說
曰讀易備忘後累贈推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上柱國

大司徒邢國公諡文獻子憲禮部侍郎愨大名路總管
孫賡翰林學士承旨

王思廉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幼師太原元好問既冠張
德耀宣撫河東辟掌書記復謝歸至元十年董文忠薦
之世祖問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賢對曰鄉人之善
者稱之也遂召見授符寶局掌書十三年姚樞舉為昭
文館待制遷奉訓大夫符寶局直長十四年改翰林待

制嘗進讀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
諫事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衍其說后曰是誠有益
於宸衷爾宜擇善言進講慎勿以瀆辭煩上聽也每侍
讀帝命御史大夫伊蘇特穆爾太師伊徹察喇御史中
丞色埒默翰林學士承旨都哩徹爾等咸聽受焉帝御
延春閣大賚羣臣俾十人為列以進思廉偶在衛士之
列帝責董文忠曰思廉儒臣豈宜列衛士十八年進中
順大夫典瑞少監十九年帝幸白海時千戶王著矯殺

奸臣阿哈瑪特於大都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

至行殿屏左右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詳也帝曰

反已反已何未詳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

入他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

臣實不能詳也帝曰朕自即位以來如李璿之不臣豈

以我若漢高帝趙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思廉曰陛下神

聖天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歎曰朕往者有問於竇

默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汝

能然乎且張易所為張仲謙知之否思廉即對曰仲謙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二十年陞太監思廉以儒素進帝眷注優渥嘗疾賜御藥顧問安否扈蹕失所乘馬給內殿馬五疋盜竊所賜玉帶更以玉帶賜之裕宗居東宮思廉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官俾左右近侍嘗親正學必能裨輔明德裕宗然之裕宗嘗欲買甲第賜思廉思廉固辭二十三年改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事藩王納顏叛

帝親征思廉間謂留守段貞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
晁錯削地之策實為良圖蓋為上言之貞見帝遂以聞
帝曰汝何能出是言也貞以思廉對帝嘉之二十九年
遷正議大夫樞密院判官大德元年成宗即位遷中奉
大夫翰林學士仍樞密院判官以病歸三年起為工部
尚書拜征東行省參知政事七年總管大名路八年召
為集賢學士十一年授正奉大夫太子賓客仁宗即位
以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延祐七年卒年八十

三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恒山郡公諡文恭

李謙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祖元以醫著名父唐佐性恬退不喜仕進謙幼有成人風始就學日記數千言為賦有聲與徐世龍孟祺閻復齊名而謙為首為東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萬戶府經歷復教授東平先時教授無俸郡斂儒戶銀百兩備束脩謙辭曰家幸非甚貧者

豈可聚貨以自殖乎翰林學士王磐以謙名聞召為應
奉翰林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至元十五年陞待制
扈駕至上都賜以銀壺藤枕十八年陞直學士為太子
左諭德侍裕宗於東宮陳十事曰正心曰睦親曰崇儉
曰幾諫曰戢兵曰親賢曰尚文曰定律曰正名曰革弊
裕宗崩世祖又命傅成宗於潛邸所至以謙自隨轉侍
讀學士世祖深加器重嘗賜坐便殿飲羣臣酒世祖曰
聞卿不飲然能為朕強飲乎因賜葡萄酒一鍾曰此極

醉人恐汝不勝即令三近侍扶掖使出二十六年以足疾辭歸三十一年成宗即位驛召至上都既見勞曰朕知卿有疾然京師去家不遠且多良醫能愈疾卿當與謀國政餘不以勞卿也陞學士元貞初引疾還家大德六年召為翰林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九年又召至大元年給半俸仁宗為皇太子徵為太子少傅謙皆力辭仁宗即位召十六人謙居其首乃力疾見帝于行在疏言九事其略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

選賢能以居輔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貧乏

以重邦家之本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興學校以廣人材之路頒律令使民不犯練士卒居安慮危至於振肅紀綱糾察內外臺憲之官尤當選素著清望深明治體不事苛細者為之帝嘉納焉遷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加賜銀一百五十兩金織幣及帛各三匹歸卒于家年七十九謙文章醇厚有古風不尚浮巧學者宗之號野齋先生子侶官至大名路總管

徐世隆

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弱冠登金正大四年進士第辟為縣令其父戒世隆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更當讀書多識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八官未晚也世隆遂辭官益篤于學歲壬辰父歿癸巳世隆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世隆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之憲宗即位以為拘權燕京路課稅官世隆固辭壬子世祖在潛邸召見于日月山時方圖征

雲南以問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
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况蕞爾之西南夷乎世祖
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實時得金太常登歌樂世祖遣
使取之觀世隆典領以行既見世祖欲留之世隆以母
老辭實子忠濟以世隆為東平行臺經歷於是益贊忠
濟興學養士中統元年擢燕京等路宣撫使世隆以新
民善俗為務中書省檄諸路養禁衛之羸馬數以萬計
芻秣與其什器前期戒備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

無飼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為之馬將不來吏白此軍需也其責勿輕世隆曰責當我坐遂弗為備馬果不至清滄鹽課前政虧不及額世隆綜覈之得增羨若干賜銀三十錠二年移治順天歲饑世隆發廩貸之全活甚衆三年宣撫司罷世隆還東平請增宮縣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四年世祖問堯舜禹湯為君之道世隆取書所載帝王事以對

帝喜曰汝為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帝命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世隆奏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廟因以圖上乞勅有司以時興建從之踰年而廟成遂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而大饗禮成帝悅賞賜優渥俄兼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儀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

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七年遷吏部尚書世隆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為撰選曹八議九年乞補外佩虎符為東昌路總管至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暮年而政成郡人頌之十四年起為山東提刑按察使時有妖言獄所司逮捕凡數百人世隆剖析註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十五年移淮東宋將許瓊家童告瓊匿官庫財有司繫其妻孥徵之世隆曰瓊所匿者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同僚不

從世隆獨抗章辯明行臺是之釋不問會征日本世隆上疏諫止語頗剴切當路者不即以聞已而帝意悟其事亦寢十七年召為翰林學士又召為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世隆儀觀魁昂量度宏博慈祥樂易人忤之無愠色喜賓客樂施與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善決疑獄二十二年安圖再入相奏世隆雖老尚可用遣使召之仍以老病辭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時年八十卒所著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

孟祺

孟祺字德卿宿州符離人世以財雄鄉里父仁業儒有節行壬辰北渡寓濟州兼臺州帥石天祿禮之辟兼詳議府事祺幼敏悟善騎射早知問學侍父徙居東平時嚴實修學校招生徒立考試法祺就試登上選辟掌書記廉希憲宋子貞皆器遇之以聞于朝擢國史院編修官遷從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一時典冊皆出其手至元七年持節使高麗還稱旨授承事郎山東

東西道勸農副使十二年丞相巴延將兵伐宋詔選宿望博學可贊畫大計者與俱行遂授祺承直郎行省諮議久之遷郎中巴延雅信任之時軍書填塞祺酬應剖決略無凝滯師駐建康巴延以兵事詣闕政無大小祺與執政並裁決之及戰焦山宋軍下流祺曰不若乘勢速進以奪彼氣如其言遂大破之巴延聞之喜曰不意書生乃知兵若是諸將利虜掠爭趨臨安巴延問計祺對曰宋人之計惟有竄閩爾若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

旦盜起臨安三百年之積焚蕩無遺矣莫若以計安之
令彼不懼正如取果稍待時日耳巴延曰汝言正合吾
意乃草書遣人至臨安以安慰之宋乃不復議遷閩先
是宋降表稱姪稱皇帝屢拒不納祺自請為使徵降表
至則會宋相于三省夜三鼓議未決祺正色曰國勢至
此夫復何待遂定議書成宋謝太后內批用寶攜之以
出復起謝太后於內殿取國璽十二枚出巴延將親封
之祺止之曰管鑰自有主者非所宜親一有不謹恐異

時姦人妄相梁汙終不可明遂止江南平巴延奏祺前
後功多且言祺可任重有旨褒陞授少中大夫嘉興路
總管佩虎符祺至首以興學為務創立規制在官未久
竟以疾解官歸東平至元十八年擢太中大夫浙東海
右道提刑按察使疾不赴卒年五十一贈宣忠安遠功
臣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魯郡公謚文襄子二人遵
適

閻復

閻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祖衍仕金歿王事父忠
避兵山東之高唐遂家焉復始生有竒光照室性簡重
美丰儀七歲讀書穎悟絕人弱冠入東平學師事名儒
康曄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
校試其文預選者四人復為首徐琰李謙孟祺次之歲
己未始掌書記於行臺擢御史掾至元八年用王磐薦
為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
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顧和爾果斯曰有才

如此何可不用十二年陞翰林修撰十四年出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十六年入為翰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銓選之法十九年陞侍講學士明年改集賢侍講學士同領會同館事二十三年陞翰林學士帝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帝稱善二十八年尚書省罷復立中書省帝勵精圖治急於擇相一日召入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屢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

是也勿強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首命
復為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先是姦臣僧格當國嘗有旨
命翰林撰僧格輔政碑僧格既敗詔有司踣其碑復等
亦坐是免官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以舊臣召入朝賜重
錦玉環白金除集賢學士階正議大夫元貞元年上疏
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用釋奠雅樂從之又言曲
阜守冢戶昨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孔林灑
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三年因星變又

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古者

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南

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後多采用大德元年仍遷翰

林學士二年詔賜楮幣萬貫四年帝召至榻前密諭之

曰中書庶務繁重左相難其人卿為朕舉所知復以哈

喇哈斯對帝大喜即遣使召入相之復亦拜翰林學士

承旨階正奉大夫十一年春武宗踐阼復首陳三事曰

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言皆剴切未幾進階榮祿大夫

遙授平章政事餘如故復力辭不許上疏乞骸骨詔從
其請給半俸終養時仁宗居東宮賜以重錦俾公卿祖
道都門外及即位遣使召復復以病辭皇慶元年三月
卒年七十七謚文康有靖軒集五十卷

元史卷一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四十史部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四十八

楊大淵 文安附

楊大淵天水人也與兄大全弟大楫皆仕宋大淵總兵守閬州歲戊午憲宗兵至閬州之大獲城遣宋降臣王伸入招大淵大淵殺之憲宗怒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

以城降憲宗命誅之汪特格諫止乃免命以其兵從招
降蓬廣安諸郡進攻釣魚山擢大楫為管軍總管從諸
王攻禮義城己未冬拜大淵侍郎都行省悉以閩外之
寄委之世祖中統元年詔諭大淵曰尚厲忠貞之節共
成康乂之功大淵拜命踴躍即遣兵進攻禮義城掠其
饋運獲總管黃文才路鈴高坦之以歸二年秋調兵出
通川與宋將鮮恭戰獲統制白繼源秦蜀行省以大淵
及青居山征南都元帥竒徹麾下將校六十三人有功

言于朝詔給虎符一金符五銀符五十七令論功定官以名聞三年春世祖命出開達與宋兵戰于平田復戰于巴渠擒其知軍范變統制魏興路分黃迪節幹陳子潤等先是大淵建言謂取吳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據夔乃遣其姪文安攻宋巴渠至萬安寨宋將盧埴降復使文安相夔達要衝城蟠龍山四面巖阻可以進攻退守城未畢宋夔路提刑鄭子發曰蟠龍夔之咽喉使敵得處之則夔難守矣此必爭之地也遂率兵來爭文安

悉力備禦大淵聞有宋兵即遣姪安撫使文仲將兵往
援宋兵宵遁追敗之秋七月詔以大淵麾下將士有功
賜金符十銀符十九別給海青符二俾事急則馳以聞
其後賞合州之功復賜白金五十兩大淵欲於利州大
安軍以鹽易軍糧請于朝從之冬大淵入覲拜東川都
元帥俾與征南都元帥竒徹同署事大淵還復於渠江
濱築虎嘯城以逼宋大良城不踰時而就四年宋賈似
道遣楊琳齋空名告身及蠟書金幣誘大淵南歸文安

擒之以聞詔誅琳五月世祖以大淵及張大悅復神山
功詔獎諭仍賜蒙古漢軍鈔百錠至元元年大淵進花
羅紅邊絹各百五十段詔曰所貢幣帛已見忠勤卿守
邊陲宜加優恤今後以此自給俟有旨乃進既而大淵
擅殺其部將王仲詔戒勅之令免籍仲家冬十月大淵
謀知宋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入得漢城并欲遷其郡
守向良及官吏親屬於內地乃自率軍掩襲遇之于椒
坪連戰三日擒祁昌向良等俘獲輜重以數千計明日

宋都統張思廣引兵來援復大破之擒其將盛總管及
祁昌之弟二年大淵遣文安以向良等家人往招得漢
城未下四月大淵以疾卒八年追封大淵閬中郡公諡
肅翼子文粲襲為閬蓬廣安順慶夔府等路都元帥兄
子文安

文安字泰叔父大全仕宋守敘州壬寅國兵入蜀大全
戰死贈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諡愍忠官其長子文仲
文安方二歲母劉氏鞠之依叔父大淵于閬州戊午憲

宗以兵攻大獲大淵以郡降授侍郎都行省文仲亦授
安撫使中統元年授文安監軍攻禮義城殺傷甚衆奪
其糧船繞出通川獲宋將黃文才高坦之二年復出通
川與宋將鮮恭大戰擒都制白繼源三年出開達戰屢
勝擒知軍范變統制魏興黃迪陳子潤等授文安開達
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軍於巴渠萬安寨主盧埴降遂
築蟠龍城以據夔達要路宋兵來爭相持半月文仲以
兵來援宋兵宵遁文安追擊大敗之四年佩銀符陞千

戶監軍如故進築虎嘯城以困大良至元元年宋都統張喜引兵攻蟠龍大戰敗之喜潛師宵遁出得漢城文安遣兵追襲又敗之擒裨將陳亮復築方斗城為蟠龍聲援令裨將高先守之宋兵攻潼川行省命文安赴援敗宋師于射洪之納坝斬獲甚衆宋都統祁昌以重兵運糧餉得漢且遷其官屬於內地大淵命文安先邀之昌立柵椒原以守合兵攻之連戰三日獲祁昌俘得漢守臣向良家屬以招良良以城降以所俘獻闕下二年

改授金符仍前職還攻宋開達等州擒其統制張綱總
管伏林八月宋兵由間道運糧餉達文安率奇兵間道
邀擊之獲總管方富等行省上其功命充夔東路征行
元帥令以前後所俘八見詔賜黃金鞍馬有差還攻奪
宋金州斷虎隘殺其將梁富擒路鈐趙貴等三年春與
千戶李吉等畧開州之大通與宋將硬弓張大戰獲統
制陳德等冬總帥汪惟正遣其將李木波等由間道襲
開州文安遣千戶王福引兵助之福先登破其城宋將

龐彥海投崖死擒副將劉安仁留兵戍其地宋諸路兵來救圍城三匝築壘城外文安密遣人入城諭以堅守四年春行省命文安往援即率兵斷其糧道宋兵戰甚力飛矢中文安面拔矢力戰大破之殺其將張德等二月文安以創甚還蟠龍宋兵遂復開州文安乃遣總把馬才楊彪掠達州盧灘峽與宋兵遇擒其將蒲德五年文仲卒詔文安就佩金虎符充閬州夔東路安撫使軍民元帥仍相副都元帥府事閬州累遭兵變戶口凋耗

文安乃教以耕桑鰥寡不能自存願相配偶者併為一
戶充役民始復業冬遣千戶馬才張琪畧達州擒宋將
范伸王德解明等六年遣蔡邦光李吉稭永興畧達州
之朱師鄭市擒總管周德新裨將王遷秋遣總把王顯
畧達州之泥垵擒總管張威冬遣兵掠大寧之曲水擒
副將王仁七年從嚴僉省攻重慶大戰于龍坎敗宋兵
攻鐸鐵寨擒其將袁宜何世賢等捷聞詔賜白金寶鈔
幣帛有差秋攻達州之聖耳城擒宋將楊普時仲芟其

禾而還又遣元帥蔡邦光畧開州擒宋將陳俊冬文絜

入見帝諭之曰汝兄弟宣力邊陲朕所知也進文安階

為明威將軍八年春遣蔡邦光攻達州戰于聖耳城下

擒其將蒲桂又戰開州之沙平擒其將王順時宋以朱

禩孫帥蜀禩孫閬人也數遣間諜動搖人心文安屢獲

其謀閬州竟無虞秋八月文安會東川統軍實喇攻達

州三戰三捷尋遣千戶嵇永興攻開州戰于平燉曲水

擒總管王道等軍還以所俘入見帝深加獎諭擢昭勇

大將軍東川路征南招討使賜金銀寶鈔鞍馬弓矢幣帛有差九年秋領軍出小寧措置屯田遣韓福攻達州九軍山擒宋將張俊遣元帥蔡邦光會蓬州兵邀宋師于永睦戰勝之復遣嵇永興楊彪追襲宋裨將劉威等破聖耳外城獲寨主楊桂縱兵焚掠而還九月築金湯城以積屯田之糧且以逼宋龍爪城慮宋兵必來爭遣韓福出兵通川以牽制之與宋兵遇于銜耳山敗之俘總管蔡雲龍等出達州牛門斷宋兵回路擒總管李佺

李德宋兵輸糧達州遣兵于盧灘峽邀擊之擒統制孫

聰張順等夏遣元帥李吉畧開州戰于瀉油坡擒其提

舉李貴及石笋寨主雍德宋兵復由羅頂山輸糧開達

遣蔡邦光李吉伏兵遮之擒裨將吳金等覆其糧船閏

十月蓬州兵攻拔龍爪城東川統軍司命文安兼領之

時蓬州兵已去宋都統趙章復來據之且出兵迎敵文

安與戰破之擒總管王元而還秋宋都統閻國寶監軍

張應庚運糧于達州文安邀之于瀉油坡奪其糧并擒

二將宋開州守將鮮汝忠邀遮歸路與戰敗之獲總轄
秦興祖譚友孫十一年春三月文安率軍屯小寧得俘
者言鮮汝忠等將取蟠龍之麥即遣千戶王新德楊彪
等散掠宋境文安自戍蟠龍以備之李吉畧由山戰于
城下擒其將葉勝遣蔡邦光楊彪掠竹山寨與趙統制
戰擒其將鄭桂莊俊秋與蒙古漢軍萬戶徹伯爾等攻
宋夔東拔高陽夔巫等寨擒守將嚴貴實世忠趙興因
跨江為橋以斷宋兵往來之路宋兵來爭戰却之還攻

牛頭城以火箭焚其官舍民居十一月遣蔡邦光畧九

君山擒其將孫德柳榮趙威時宋以鮮汝忠趙章易鎮

開達二州而汝忠家屬尚留開文安曰達未易攻若先

拔開州俘其家屬以招汝忠則達可不煩兵而下矣乃

遣蔡邦光率千戶呼延順等往攻開州而盛兵駐蟠龍

以為聲援十二年正月諸軍夜銜枚薄開州城下遣死

士先登斬闕以入及城中人知則千戶景疇已立旗幟

于城之絕頂矣宋軍潰散擒趙章而守將韓明父子猶

率所部兵巷戰力屈亦就擒文安遷汝忠家屬于蟠龍
遣元帥王師能持檄往達州招之曰降則家屬得全不
降則闔城塗炭汝宜早為計汝忠遂遣趙榮來約降王
師能以兵入據其城汝忠率所部將士詣文安軍門降
悉還其妻孥財物趙章子桂楫守師姑城遣兵招之亦
降獨洋州龍爪城守將謝益固守併力攻之擒統制王
慶益棄城走於是遣元帥李吉稭永興千戶王新德等
將兵以鮮汝忠往招由山等處八城皆望風迎降凱還

遣經歷陳德勝以鮮汝忠趙桂楫等十餘人獻捷京師
帝悅加授文安驃騎衛上將軍兼宣撫使賜鈔一千錠
文梁加授鎮國上將軍文安尋遣其兄子應之往招都
勝茂竹廣福三城自將大軍以為聲援皆降之秋七月
兵至樂勝城宋將蒲濟川降進攻梁山宋將袁世安堅
守文安焚其外城梁山軍恃忠勝軍為固力攻拔之殺
守將王智擒部轄景福圍梁山四十日世安隨方備禦
竟不降文安乃移兵攻萬州之牛頭城殺守將何威遷

其民進圍萬州守將上官夔戰守甚力文安乃遣監軍楊應之鎮撫彭福壽會東川行院兵出小江口以牽制援兵果與之遇戰敗之擒總管李臯花茂實等萬州固守不下文安乃解圍去攻石城堡諭降守將譚汝和攻雞冠城諭降守將杜賦又招石馬鐵平小城三聖由木牟家下隘等城冬攻白帝城夔帥張起巖堅守不出文安以師老乃還宋都統弋德復據開州文安乃築城神仙山以逼之令元帥蔡邦光萬戶紀天英屯守十三年

進階金吾衛上將軍賜玉帶一夏朝廷遣安西王相李

德輝經畫東川課程宋梁山守將袁世安遣使約降文

安以白德輝德輝大喜即遣文安將兵奉王旨往招之

世安遂降秋七月進軍攻萬州遣經歷徐政諭守臣上

官夔降夔不從圍之數匝踰月攻拔外城夔守張起巖

來救遣鎮撫彭福壽迎擊破之盡殺其舟師俘其將宋

明萬州奪氣文安復傳王旨諭夔使降夔終不屈文安

盡日攻城潛遣勇士梯城宵登斬關而入夔巷戰而死

萬州既定遣使招鐵檠三寶兩城守將楊宜黎拱辰降
分兵畧施州擒統制薛忠會大雪遣蔡邦光夜攻殺守
帥何良奪其城十四年夏進兵攻咸淳府時宋以六郡
鎮撫使馬堃為守文安與堃同里閏諭之使降堃不從
乃列柵攻城冬十一月潛遣勇士躡雲梯宵登斬關納
外兵堃悉力巷戰達州安撫使鮮汝忠與宋兵力戰死
比曉宋兵大敗堃力屈就擒十五年進兵攻紹慶守將
鮮龍迎敵二月潛遣勇士夜以梯衝攻破其北門鮮龍

大驚收散卒力戰兵敗就擒蜀境已定獨夔堅守不下
朝廷命荆湖都元帥達罕由巫峽進兵取夔州而西川
劉僉院挾夔守將親屬往招之文安乃遣元帥王師能
將舟師與俱張起巖竟以城降夏入覲文安以所得城
邑繪圖以獻帝勞之曰汝攻城畧地之功何若是多也
擢四川南道宣慰使解白貂裘以賜之十七年遣辯士
王介諭降散毛諸洞蠻以散毛兩子入覲因進言曰元
帥蔡邦光昔征散毛蠻而死可念也帝曰散毛既降而

殺之其何以懷遠乃擢蔡邦光之子陞為管軍總管佩
虎符賜散毛兩子金銀符各一并賜其酋長以金虎符
遙授文安叅知政事行四川南道宣慰使十九年春入
覲擢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江西省事到官踰月
以疾卒子艮之襲佩虎符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歷湖
南宣慰副使岳州路總管卒

劉整

劉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鄧州穰城整沈毅有

智謀善騎射金亂入宋隸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
金信陽整為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整登城襲擒其
守還報珙大驚以為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
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旌曰賽存孝累遷潼川十
五軍州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
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擯沮有
功輒掩而不白以俞興與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圖
整興以軍事召整不行遂誣構之整遣使訴臨安又不

得達及向士璧曹世雄二將見殺整益危不自保乃謀

款附中統二年夏整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入附世
祖嘉其來授夔府行省兼安撫使賜金虎符仍賜金銀
符以給其將校之有功者俞興攻瀘州整出寶器分士
卒激使戰戰數十合敗之復遣使以宋所賜金字牙符
及佩印入獻請益屯兵厚儲積為圖宋計三年入朝授
行中書省於成都潼川兩路賜銀萬兩分給軍士之失
業者仍兼都元帥立寨諸山以扼宋兵同列嫉整功將

謀陷之整懼請分帥潼川七月改潼川都元帥宣課茶

鹽以餉軍四年五月宋安撫高達溫和進逼成都整馳

援之宋兵聞蹇存孝至遁去將擣潼川又與整遇于錦

江而敗至元三年六月遷昭武大將軍南京路宣撫使

四年十一月入朝進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啓

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扞蔽廷議沮

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聖朝有天

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耶世祖曰朕意

決矣五年七月遷鎮國上將軍都元帥九月偕都元帥
阿珠督諸軍圍襄陽城鹿門堡及白河口為攻取計率
兵五萬鈔畧沿江諸郡皆嬰城避其銳俘人民八萬六
年六月擒都統唐永堅七年三月築實心臺于漢水中
流上置弩砲下為石囤五以扼敵船且與阿珠計曰我
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
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乘驛以聞制可既還造船五千艘
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

萬八月復築外圍以遏敵援八年五月宋帥范文虎遣
都統張順張貴駕輪船饋襄陽衣甲邀擊斬順獨貴得
入城九月陞參知河南行中書省事九年三月加諸翼
漢軍都元帥襄陽帥呂文煥登城觀敵整躍馬前曰君
昧於天命害及生靈豈仁者之事而又齷齪不能戰取
羞於勇者請與君決勝負文煥不荅伏弩中整三月破
樊城外郭斬首二千級擒裨將十六人謀知文煥將遣
張貴出城來援乃分部戰艦縛草如牛狀傍漢水綿亘

叅錯衆莫測所用九月貴果夜出乘輪船順流下走軍
士覘知之傍岸蒸草牛如晝整與阿珠麾戰艦轉戰五
十里擒貴于櫃門闕餘衆盡殺之十一月詔統水軍四
萬戶宋荆湖制置李廷芝以金印牙符授整漢軍都元
帥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為書使永寧僧持送整所
期以間整永寧令得之驛以聞于朝敕張易姚樞雜問
適整至自軍言宋怒臣畫策攻襄陽故設此以殺臣臣
實不知詔令整復書謂整受命以來惟知督厲戎兵舉

垂亡孤城耳宋若果以生靈為念當重遣信使請命朝

廷顧為此小數何益於事時圍襄陽已五年整計樊襄

脣齒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人以柵蔽城斬木列置江中

貫以鐵索整言於丞相巴延令善水者斷木沉索督戰

艦趨城下以回回砲擊之而焚其柵十年正月遂破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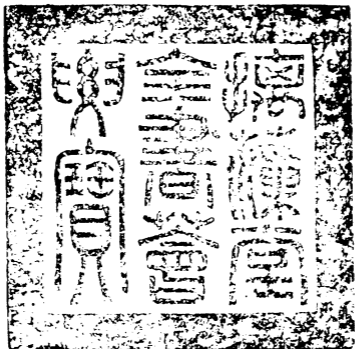
城屠之遣唐永堅入襄陽諭呂文煥乃以城降上功賜

整田宅金幣良馬整入朝奏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

將所練水軍乘勝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所有遂改行淮

西樞密院事駐正陽夾淮而城南逼江斷其東西衝十
一年陞驃騎衛上將軍行中書左丞宋夏貴悉水軍來
攻破之于大人洲十二年正月詔整別將兵出淮南整
銳欲渡江首將止之不果行丞相巴延入鄂捷至整失
聲曰首帥止我顧使我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
然其夕憤惋而卒年六十三贈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右
丞諡武敏子垣嘗從父戰敗脅萬壽于通泉埏管軍萬
戶均權茶提舉瑛都元帥孫九人克仁知房州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深